

10  
21  
2:1

#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157.92/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739691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

(一)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½印张 373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13 定价: 1.50元

限国内发行

---

##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 编辑说明

本丛刊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 前 言

乔治·卢卡契(Georg Lukács, 1885—1971)是匈牙利现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早在中学期间就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二十岁时便以两卷本的《现代戏剧发展史》获得克丽丝丁娜文学奖金。从一九〇八年起开始研究马克思、黑格尔和德国哲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加入刚建立的匈牙利共产党。贝拉·库恩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卢卡契流亡国外,先在维也纳,后到柏林;一九三三年法西斯上台后,又迁居莫斯科,直至一九四五年才返回布达佩斯。在这段长达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涯中,卢卡契除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的政治、文化活动外,还先后担任《国际文学》、《文学评论》、《新声》等文艺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写了大量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青年黑格尔》(1931—1948)、《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1939)、《论历史小说》(1936—1938)、《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1944)、《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1945)等。

卢卡契回国后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教,同时经常为匈牙利《自由人民报》和德国《建设》、《哲学》等杂志撰稿。这一时期的重要

著作有《文学与民主》(1947)、《现实主义论文集》(1948)、《德国新文学史纲》(1953)、《理性的毁灭》(1959)、《美学史论文集》(1959)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事件前,卢卡契对裴多菲俱乐部有一定的影响。同年十月任纳吉政府文化部长。纳吉政府垮台后,他逃往罗马尼亚。一九五七年四月虽获得允许返回布达佩斯,但在匈党改组时,未予重新登记。至一九六九年又被接纳入党。一九七一年患癌症去世。他的晚年著作,除自传外,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发展的问题,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1958)、《文化上共处的问题》(1964)、《列宁和过渡时期的问题》(1968)以及两卷本的《美学》等。

关于卢卡契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多年来众说纷纭,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都有争议,受到过批判,也受到过赞扬。

一九二〇年,列宁批评卢卡契《论议会制问题》一文中反议会的立场过于偏激,认为“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sup>①</sup>

卢卡契于一九二三年写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一九二八年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纲领草案(即勃鲁姆纲领),都受到过激烈的批评。当时认为他写的书和起草的纲领有唯心主义观点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卢卡契的两篇论文:《表现主义的伟大和衰亡》和《问题在于现实主义》,在一场国际性的关于表现主义的论战中受到不同评价。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人民性,而形形色色的先锋主义(现代派)恰好站在民主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受到安娜·西格斯等人的反对,她在致卢卡契的信中批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289页。

评他对于现实主义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把反法西斯斗争和反颓废派斗争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卢卡契在苏联《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论艺术家和批评家》等，在苏联文艺界引起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涉及的问题有：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党性和人民性、如何继承遗产等。

一九四九年，卢卡契的《文学与民主》在匈牙利重版，又引起争论。一些报刊撰文批判卢卡契过分欣赏资产阶级文学而蔑视新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匈牙利事件后，东德首先对卢卡契进行全面批判，至一九五八年，在苏联和东欧各国，批判达到高潮，这是对卢卡契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批判。各种报刊着重批评卢卡契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认为他由于“不能克服旧的影响”，而在匈牙利事件中“通过自己的言行间接或直接地为反革命开路”；说他在著作中“虽然对资产阶级发展的本质、对他们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的反人道主义性有一定认识，而在研究当前如何估价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时，却象一个精神贵族似的蔑视社会主义文学”。有的文章说：“在卢卡契看来，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阶级的矛盾，而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说得确切些是进步与反动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斗争。……他完全机械地和不分轩轻地把贝歇尔从社会主义立场、观点出发写的抒情诗和托马斯·曼的优秀的歌德体小说<sup>①</sup>的思想内容相提并论。在卢卡契看来，托马斯·曼在这部小说里为‘自由和进步的德国原始力量的解放奠定基础’。他在这里非常明显地把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自由和进步的原始力量’当作

---

<sup>①</sup> 指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

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否定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有的文章着重批判卢卡契否定世界观和思想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文章说：“在卢卡契那里，否定‘理想’必然引向否定自觉的因素，也即否定意识。他经常强调：即使没有这样一种意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还是可能的。一九三三年，卢卡契赞赏巴尔扎克‘本能地违反了自己的信念’，认识了一定的社会状况，比‘拘泥于自己的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要‘辩证得多’。……他把艺术家的政治思想看作唯有现实主义才能加以‘战胜’的一个因素。他的‘不干预’的美学理论，客观上导致艺术家对现实持不关心政治的态度。”<sup>①</sup>

从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卢卡契的评价也有了变化。在西方，卢卡契受到特别推崇，有的评论说，“卢卡契在美学上的成就，对本世纪来说，是无人能与匹敌的”，“卢卡契晚年的美学论著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因为他在这些著作中进一步概述和阐释了他那些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重要论文的论点”，对于“音乐、电影、造型艺术等方面也都具有不可辩驳的价值”；有的评论认为，“读完卢卡契的书，将会理解到他把莎士比亚、歌德、马克思、黑格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置于文化的高位，是多么的重要，而不是古怪的思想。”<sup>②</sup>有一个西德评论家还说：“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西方和东方引起如此热烈的肯定和否定。许多世纪以来，欧洲知识界那么多与自己世纪同年龄的人中，影响象卢卡契如此恒久的，为数确实不多。事实上，不论过去和现在他的影响都既深且广。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部分地在英国和美国，都讨论着卢卡

<sup>①</sup> 引自《卢卡契和修正主义》，东德建设出版社，1960年版。

<sup>②</sup> 引自1976年2月6日、2月20日、3月8日、3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契的哲学和美学著作。”他认为，在卢卡契的《论现代戏剧》、《小说原理》、《巴尔扎克和法国现实主义》等著作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占统治地位。……自《历史和阶级意识》一文以来，卢卡契无疑地一直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认识社会和历史的唯一正确方法’。他要在‘创始者的意义上’把它们加以发展、延续和深化。这一点也延伸到他的文学史和美学著作中。”<sup>①</sup>

在苏联东欧各国，六十年代以后对卢卡契的评价变化更大，有的文章称赞他是“具有国际威望的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作出了贡献”，说他是“继承了匈牙利进步传统、从中汲取营养，同进步诗人奥第具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随后对当代匈牙利文学作出贡献、推动文学继续向前发展的美学家”<sup>②</sup>，是“有特殊贡献的人”；有的文章则有所保留，如东德科学院一个研究者认为卢卡契的著作“利用了世界文学中的伟大作家，借助于他们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畸形现象进行抨击。卢卡契的艺术见解首先并非着眼于建设新的艺术和新的社会，而毋宁说是努力于促进人们对抗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灾难性影响”<sup>③</sup>，因而卢卡契只能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关于卢卡契的评论、研究，六十年代后国外资料很多。而在我国则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外文资料严重短缺，一九七六年后资料情况虽稍有变化，但我们看到的也只能是只鳞片爪。因此在这段时间的卢卡契研究情况，也不很明了。总的说来，卢卡契死后较之生前更受重视，尤其到了七十年

---

① 引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马克思主义和文学——关于卢卡契著作的批判性导言》一文，西德路赫特汉德出版社，1963年版。

② 引自1975年6月号匈牙利文艺月刊《视野》。

③ 引自东德莱比锡莱克拉姆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艺术和客观真理》一书中《卢卡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美学》一文。



代，不仅在德国、匈牙利，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出版他的著作。卢卡契著作很多，涉及的方面也极广，从哲学、美学、历史、文学史、文艺理论到现代政治问题，都有所论述。卢卡契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各种观点杂然并陈。总之，问题是很复杂的。从国外的评论来看，西方资产阶级及左派人士，从来就认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对他则从批判否定转为基本肯定。但是不管东方和西方，大部分评论都认为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在文艺批评领域内写下大量著作，树立了一家之言。

我国解放前已开始翻译介绍卢卡契的著作。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卢卡契引起全世界的瞩目，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界对卢卡契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也很注意。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内曾对卢卡契作过一些批判。鉴于卢卡契国际地位十分重要，他的文艺思想相当复杂，国内外对他的看法很不一致，他提出的一些文艺问题又颇有争议，我们特选编这个文集，供大家分析研究，以求对他和他的文艺观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

本文集分为（一）（二）两册，目次以论文发表的先后为序。第一册共收十八篇，全系阐述一般文艺理论问题，有全译，也有摘译。第二册共收十九篇，是评论具体作家作品和阐述具体文学流派的文章。后附有《卢卡契生平年表》，编写者约翰娜·罗森堡系东德科学院文学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这本文集的编辑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从一九五六年起，《世界文学》杂志社，在当时作家协会领导人邵荃麟同志的主持下，曾陆续选译印出了卢卡契的论文三十余篇，有关评论资料十余篇。六十年代初曾在邵荃麟、冯至、陈冰夷同志领导下召开会议拟定选题，筹备出版《卢卡契论文集》，参加工作的有：严宝瑜（北京

大学)，叶逢植（南京大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黎、张佩芬和冯植生等同志。其中张黎对提供资料、拟定选题的工作出力很多，叶逢植协助校订了多篇译稿，张佩芬负责编辑工作。迨至一九六五年，译稿已基本集齐，未及出版，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次出版这两本文集，依据原有选题作了增删，对部分稿子作了校订和加工。由高中甫负责编辑工作，张佩芬参加部分编辑工作，并撰写本前言。由于时间匆促，我们的能力有限，选文和译文等方面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目 次

前言	1
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 (1935 年)	1
叙述与描写	38
——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 (1936 年)	
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 (1937 年)	87
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 (1937 年)	124
历史小说中新人道主义发展的远景 (1937 年)	149
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 (1938 年)	172
马克思和意识形态的衰落问题 (1938 年)	222
论党的诗歌 (1945 年)	249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 (1945 年)	273
文学与民主(一) (1946 年)	303
文学与民主(二) (1946 年)	325
民主与文化 (1946 年)	342
列宁与文化问题 (1946 年)	358
自由的艺术还是领导下的艺术? (1947 年)	378
黑格尔的《美学》 (1951 年)	404
健康的艺术还是病态的艺术 (1952 年)	446
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 (1956 年)	455
近代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 (1956 年)	460

# 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

弗利德里希·恩格斯

(1935年)

恩格斯在文学领域的活动始终是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伟大任务决定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个别的意识形态领域，包括艺术和文学，不是独立发展的，它们是物质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统一的历史科学”(einheitliche 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的确立，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有它必然的后果——他们始终在这个庞大而统一的、系统的历史联系中处理文学问题。

自从七月革命以来，在德国反对派文学中，普遍存在着与唯心主义美学所标榜的艺术“独立性”的论战。特别是白尔尼和海涅宣布了——当然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艺术时期的结束”，即在老歌德的影响下，艺术被赋予一种超脱于社会政治斗争之上的、完全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那个时期的结束；“青年德意志派”的报刊把这场反对唯心主义的艺术至上、反对艺术与现实斗争相脱离的论战搞得市民化和庸俗化了；同时，自行解体的黑格尔学派的左翼的美学，又企图为文学与当代伟大斗争的联系找到一个理论基础。所有这些努力，在四十年代无产阶级狭隘宗派主义的倾向中自然引起了反响。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觉醒，无产阶

级本身几乎尚未组织起来，思想还完全是幼稚的。

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对他们来说，破除被唯心主义夸大的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决不意味着承认庸俗、机械地把文学与政治宣传等同起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已经包含了辩证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包含了关于两者不平衡发展的学说的最初萌芽，这一学说后来得到了发展；同时也包含了在艺术中含有客观真理的学说的方法论基础，即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斗争中，在反对正在开始，然而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运动的各种思潮的斗争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斗争，从开始阶段起，就已经是针对于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上的资产阶级化。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了解文学对于人类觉悟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所以他们从未低估正确探讨文学和文艺理论的意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工作，尽管在他们发展、巩固和捍卫经济、政治和世界观方面的无产阶级路线的全部工作中，始终只占一部分，然而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年代，恩格斯虽然只是比较短期地，却是全神贯注地投入了这场战斗，并为批判性摧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美学和艺术实践，写出了一系列专门的文章。政治活动和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不但不排除对文学的特殊课题的最细致的理解，更多地是提供了前提——构成了包括后期他们的文艺批评活动的基础。与工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以及工人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化进行斗争，——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详细地说明——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批评活动的基本路线。

青年恩格斯是作为(当然决不是完全无条件的)“青年德意志派”的追随者和白尔尼的崇拜者开始其文学活动的。他以飞快的速度超过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在他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文学研究是他从事公开活动的中心。四十年代初他发表了大量文学批评论文,并且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美学的作品。

激进、坚定的民主倾向是青年恩格斯的文章的基本特征。这使他从一开始就从大批“青年德意志派”评论家中脱颖而出。诚然,开始时他也带有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偏见和成见(例如有一次他曾表现出一种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即使在他还不是最完美的青年时期的文章里,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自由主义那种怯懦、模棱两可,以及“青年德意志派”那种空洞的夸夸其谈的痕迹。恩格斯自始就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警觉的民主主义者。对他公开谈到或在书信里提及的每一篇文学作品,他都首先根据其内容与形式是否有益于伟大的民主事业来加以判断。这在他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德国民间故事书》的评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民间故事书的任务是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sup>①</sup>而恩格斯正是从这种追求民主的立场出发,对所有民间故事书从内容与形式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评论。

在这种评论中,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活动的基本路线就已经显

---

<sup>①</sup> 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401页。

示出来了，那就是与白尔尼、“青年德意志派”（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共同反对反动的浪漫派。当然，青年恩格斯对浪漫派的这种批判没有青年马克思那样深刻。马克思早在其唯心主义时期就已经彻底批判了浪漫派。而恩格斯这时候对浪漫派的批判，从本质上说，还没有超过白尔尼和“青年德意志派”的水平。因为他片面地赞成白尔尼，并且对海涅抱有成见，所以他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可是他对反动的浪漫派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和坚决的。在《时代倒退的标志》这篇长篇论文里，他无情地批判了各式各样的把德国的悲惨的过去和法国的不光彩的古老政体理想化，并以此作为样板用来攻击现实的浪漫主义倾向。但是青年恩格斯思想的自由与活跃，以及他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又使得他没有停留在这种对于政治内容的批判上。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激烈地抨击青年弗莱里格拉特的几首诗，指出它们的语言和文学形式都意味着向浮夸、向过去文学时代那种空泛热情的倒退。

尽管青年恩格斯非常崇拜白尔尼，但是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使得作为批评家的他，避免了白尔尼的片面性。他在一篇评论中，反对“青年德意志派”的那种认为只有散文作品才是现代情感唯一合理的表现方法的文学见解，要求承认诗歌的权利。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使恩格斯早在很年青的时候就聪敏灵活、全面地发展。对于政治上的敌手，他能够承认和尊重他们的写作才能，而对于那些在政治和文学上同自己处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他在艺术上却从来不是毫无批判的。他非常尖锐地批判了阿伦特的反动观点、他的民族主义狭隘性，以及他对“解放战争”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但同时他又十分推崇和赞扬阿伦特的优秀文体，将它与（“青年德意志派”的追随者们的）现代流派的堕落文风进行了对照。“要知道有些作者，他们认为现代文体的实质是在于把语言

的一切锋芒、它的一切筋络，都给罩上一层漂亮的、柔和的形式，甚至不顾有陷入女人气的危险。不，阿伦特文体的那种男性的严峻也比某些‘现代’文体家的模棱两可的情况要好得多！”<sup>①</sup>另一方面，恩格斯早就批判过“青年德意志派”的领袖谷兹科夫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在批判中，他甚至在理论上远远超过了“青年德意志派”对倾向诗的理解。当他评论布鲁姆的一个今天已经完全被人们遗忘了的剧本时，恩格斯与作者都否定了虔诚主义。但是他谴责作者，说他为了诋毁的目的，居然滥用虔信者们的偶然错误，却放过了对中心问题，即对宗教虔诚形式的攻击。“虔诚主义反对这个戏的主题是完全正确的，这和它反对我们这个世纪的自由思想是不正确的是一样的。”<sup>②</sup>这里已经具备了后来恩格斯关于文学倾向的成熟观点的萌芽。

青年恩格斯的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使他一般地能够合理、公正地判断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唯一的例外是对海涅的判断，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白尔尼认为海涅“背叛”了民主，这种偏见决定了恩格斯对海涅的判断。恩格斯的这种态度转变得比较晚，一直到他在英国逗留期间，也就是当海涅由于与马克思有了友好交往，态度更加激进，而恩格斯对此有了印象的时候。除了这点，青年恩格斯把沙米索、普拉顿和伊麦尔曼放到了现代德国文学的中心地位，也不是不正确的；他对这些作家一个个地做出的评价常常非常贴切。比如当他谈到普拉顿的未来的文学地位时说的，“他将越加离开歌德，而越加接近白尔尼”<sup>③</sup>；当他论及被他屡次正

---

① 恩格斯：《艾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312页。

② 凡未标明出处的马克思、恩格斯引文，均系译者从作者原文译出。

③ 恩格斯：《普拉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344页。



确批评过的伊麦尔曼时说：“他是地方文学和全德意志文学之间的一条纽带。”<sup>①</sup>伊麦尔曼在他的作品和行动中企图创造一个全德意志文学的中心，他这种尝试并不总是成功的，恩格斯在他为伊麦尔曼的逝世所写的诗里，对此尝试给予高度的评价。青年恩格斯的社会见解的局限性，在文学领域内，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白尔尼所作的过甚其词的评价上。甚至当他由于深入研究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脱离“青年德意志派”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对白尔尼的崇拜。他努力将白尔尼和黑格尔捏合起来，称白尔尼代表行动的原则，黑格尔代表思想的原则。

在恩格斯发展中的“青年黑格尔”阶段，他始终在哲学上与弗利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以后的反动浪漫派官方柏林哲学家谢林进行斗争，文学批评退居到极为次要的地位。只是在对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的重要评论中，他才抓住机会彻底清算了“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学观点。这种清算，是以激进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和政治路线为基础进行的。恩格斯主要批判了“青年德意志派”的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性和含糊其辞，指责他们在社会问题是轻浮的外行。他恰如其分地嘲笑了荣克对“肯定”的渴望、庸人式地害怕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那种毫无顾忌的“否定”。这种对“肯定”的渴望正是“青年德意志派”在民主问题上持动摇态度的确切的标志，是他们背叛民主理想的前兆，甚至使荣克从象谢林或利奥那样的明目张胆的反动派那里还看到了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谷兹科夫的天才虽然仍旧得到承认，但是恩格斯特别指出这种“不三不四的退化的美文学”的危险性。当然，就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方面来说，恩格斯后来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对“青年德意志派”进行了远远超过这次的

---

<sup>①</sup> 恩格斯：《伊麦尔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332页。